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十二卷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甘肅巡撫田樂一本番族傾心效順乞

賜破格

奬賞并優叙招番首功以示激勸事臣會同總督

李汶看得西番即古羌氏種類素與𠜇奴通約

為

中國患至漢西逐諸羌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
羌胡後置護羌校尉偵諜動靜問勞疾苦羌遂
臣服於漢為不侵不叛之臣蓋番人湩酪為食
茶茗為命既以制羌死命而復藉其種富我既
借為藩籬以孤虜勢而復倚為耳目以偵虜虜
不敢越河西以掠番番亦恃我之河西以為屏
蔽而免虜患交相依倚實為羈縻上策一自亦
不剌之竄居海上異種時遺占其巢窟據其畜

牧民既遭其荼毒番種被其吞噬老弱者駢首
就戮強壯者甘心從虜矣及虜叔盟內訌則富
先迎敵者番也嚮導以深入者亦番也豈惟被
掠者黨虜為虐而未掠者亦陰為之用又豈惟
熟番叛我以從虜卽沿邊漢人亦原外附以延
旦夕之命豈惟湟中沾危四郡亦且累卵豈惟
河西杌捏而洮河臨蘭關陝靡不震動以河湟
殞將喪師之辱

皇上憂切旰食明見萬里
特遣兵部尚書鄭洛以經畧之後遣主事梁雲龍
僉事萬世德以贊畫之而鄭洛咨詢輿論燭照
事機謂孤虜逐虜莫若招撫已携之番令其懷
我招番撫番莫若保護歸來之番令不畏虜題
請斷虜道禁番搶虜之北來者驅之北歸原在海
上者逐之遠遯且四出譯使徧給白旗諭以
皇上招携懷遠之

恩
天
朝給茶納馬之利臣以醜虜之害遂招撫生熟
番一百二十五族部落五萬八千二百餘名口
厚犒賞以饜其心築堡塞以安其居自是番知
向我爲利而不助虜爲虐虜知番不附己而當
先嚮導之無人卒致大虜之北歸永久之遠遁
者蓋北收番之力也番雖我嚮然尚未與虜絶
虜猶聽其往來資其貿易我亦資爲耳目得其

動靜番雖身居內地時亦暗與虜通恐我力量之不足以庇彼黠為自存之地亦計出於無聊南川入犯預發其機而後為外援者剌卜爾西納等族也西川報復預報其期而後為內應者亦剌卜爾西納等族也今且顧出精兵隨官軍以禦虜者亦剌卜大咎而西納中中等族也地方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虜遺肝腦塗地之慘敗虜無隻羊匹馬之獲而我收兩勝萬全之策亦

此收番之力也夫既藉番之力伐虜之謀揚威

崑山之西空庭大幕之北掃十數年殞將喪師

之恥貽億萬衆千里河湟之安時且

薦功

祖廟告類

上帝介冑之士靡不蒙上賞近且諸番亦蒙

特旨

欽賚而獨未及首事者之功其何以報擐甲之往

績而繫外夷之永慕又何以盡酬旌之
大典而勵邊臣之任事也臣等謂原任經畧尚書
鄭洛當亟為起用原任贊畫主事梁雲龍僉事
萬世德亦當破格優叙若諸番雖蒙
皇上
特旨欽賞而剌卜爾於部番頭目向從推虜之誠
極為可嘉惜無名號以激勵其心統束其衆合
無將剌卜量加以番中如國師名號擇番部中

之威服衆者量加以一二名千百戶名色此係虛銜不耗俸資無礙官品令其統束諸番以繫衆望且堅其心不惟足以繫屬本部之番有死無二而別部之生熟諸番聞風興起亦堅其向化之誠不惟環我郊圻之番慕義輸誠即曩時之被掠於虜中亦莫不延頸思漢乘便脫歸不惟諸番之皈心於我即虜亦知彼爲有名號之番必不從彼垂涎幷掠矣

職按甘肅禦虜與諸邊異惟在用番以間虜為
中國之長利而自鄭洛策之趙充國所謂兵家
之事為後事師者此也洛已懸車而按臣訟於
朝有關邊備若以頌言大臣為嫌而一槩沒其
功詘其策非人臣忠篤之慮矣

萬曆三十二年三月初四日

兵部一本內治宜圖杻款非計謹陳善後拾議以新邊政以固虜款以永奠衛疆事看得大同巡撫張悌具題拾事蓋謂狡虜受我豢養三十餘年一旦擁衆臨邊背盟要挾中外無不相戒凜凜茲幸仰藉

廟謨完貢而去但戎心叵測未可便謂安寧而約法漸弛亦當亟行振刷以故審時度勢稽衆協

謀懲往事之般鑒蘘善後之良圖所為建威消弭計至悉也除精市本精市貨二事聽户部議覆外所有事關本部者相應開列酌議覆

請定奪施行

計開

一修村堡

前件臣等看得修村堡一節大率謂村堡之設原以保障地方凡遇有儆一則居民便於

收保一則官軍便於協防迴來非不創築包
修然而力絀舉贏兼以承訛襲舛未修者固
單薄已修者旋多塌損即令之歸併協守亦
未必具能守也茲欲議相度地里之險夷酌
量人力之衆寡道計可以拒守而應修與不
堪拒守而免修者各若干堡分別計數以次
併價應補葺者即為補葺應創築者仍為創
築期於險要妥堪拒守堅厚足垂久遠應如

所議聽具躬親巡歷及時應徑行者徑行悉聽便宜不為中制伏乞

聖裁

一曰練路兵

前件臣等看得練兵大率謂云路鎮分有八路路各有兵但所稱戰兵惟督撫標下與正奇各營耳其於路兵久置不講殊非設援兵之本意議將所屬各堡家兵每拔二分之一

或十取二不拘於數惟務精強免其雜差令之隨營操練遇警拒堵總計八路之中可得勝兵二萬訓練於平時自可致用於倉卒外而捍禦內為應援事事足稱有備已應如所議若將領不用整飭仍以虛文塞責者聽督撫廉實指名參究伏乞

聖裁

一曰精大器

前件臣看得精火器一節大率謂
中國長技莫過於火器而虜之所畏亦莫過於
火器該鎮湯珠等器俱不堪用即或可用亦
不甚難葉已取式上谷議造威遠火炮四十
八位各項神鎗二千三百九十五杆用錢糧
不給尚未竣工更欲多方設處每營兵三十
造威遠炮三十位執把神機各隨其便又視
營兵多少以為加減每炮二位用騾駝一隻

並騾二頭務令完備把射務命習熟毋得臨期責辦無裨實用除戎器以備不虞虜即驍悍能無戒心乎應如所議施行伏乞

聖裁

一曰謹烽堠

前件臣等看得謹烽堠一節大率謂烽堠所以傳報虜警俾邊民得以急於趨避將卒得以預行堵截耳今查雲鎮烽堠號分為六路

定以六把别以烟火辨以五色旗號極為詳明惟一砲至三砲以傳虜之多寡又虜至萬騎而後焚柴堆竊恐砲聲相連一傳百應難保不淆所誤非小議欲另定簡明易傳之法陸路仍各用旗正五色不必參以號帶惟加練色一旗以别六路使各認其一則賊之出路以明人之耳目易曉以至定賊多寡方用號帶各路號與旗一色千騎以下盡則懸帶

夜則懸燈千騎以上方炬柴堆餘俱如舊刊
單遍傳俾各熟讀過警相傳舉目可辨觀聽
既一收保自早尚何虜掠之足虞哉應悉如
議施行伏乞
聖裁
一曰限夷使
前件臣等看得限夷使一節大率先年夷使
之人原有定數邇來各口曲狗以致出入無

禁恣彼要求窺我虛實馬騾疲於奔走購賣耗於供應漸不可長議欲嚴加約束以後非應進之事舊收之人各口即時阻回不許填單伴送無非憤各夷之騷擾故為此嚴禁也惟是款貢以來夷使往返相沿已久今若一旦槩為阻絕恐狡夷反為藉口生事是在該鎮設法羈縻酌量體恤於凡購賣之舊額自應與舊格遵行至於口食之微節不妨稍為

處給固不宜曲狥其欲以致經費之濫觴亦毋得重拂其情以欲致邊疆之多事務期恩威交濟款貢如常斯為上策伏乞

聖裁

一曰選戰將

前件臣等看得選戰將一節大率謂該鎮虜款有年承平日久將多脂韋巽懦率有邊警具何以慰拊髀之思而鼓敵愾之氣哉議欲

今後雲中副參遊守無論外而沿補內而部推俱求知兵諳戰謀勇先登者以充厥任併議嚴加策勵俾就御教以為我用蓋深慮將材之難得欲廣為蒐羅倚辦緩急耳應如所議惟是將為三軍之司命將得其人斯士卒樂為之用況九邊環向皆屬需將之急不獨雲中為然即在各邊督撫俱應同心體

國加意掄選如各鎮有謀勇戰將堪以推用中邊

者不妨陸續報部以備採擇或見在將吏間有人地相宜者不妨酌議更調以全器使共期得人以壯先聲毋得各分彼此以匪人誤事臣等職在論將念切不必以自己出故因撫臣所議而申明之伏乞

聖裁

一曰挑選鋒

前件臣等看得挑選鋒一節大率各營設有

選鋒將以為冲鋒破敵之用者也項大虜臨近晉撫鎮道業已調選八千用資勦殺今既事平仍當優恤以示鼓舞議將膽勇絕倫騎射擊練最著者軍糧稍加餘亦免差或量加肉菜賞犒并嚴虛冒之禁勤選練之方務俾人強馬壯資之調遣取辦呼吸之間坐收犄角之勢此其選也應悉如所議如該管將軍有踵前弊冒名役占或虛應得分別究治伏

乞

聖裁

一曰重首冲

前件臣等看得重首冲一節大率謂得勝市

口乃雲鎮款虜首冲兵僅二千單弱可慮議

[illegible]

欲移雲伍軍城軍五百名許家莊軍一百名

俱發該堡所禦更欲體恤人情俾無安土重

遷之苦幫鏨土城使有居室棲身之所在今

日固得恃之以為安在他日亦得藉之以為用一轉移間而人和地利兩得之矣應如所議施行伏乞

聖裁

職按此疏限夷使一事即建酋過援驛遞以為兵端之類特撫賞之夷其志願在貪漢物時溢於額外猶可以漸制也

萬曆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

吏科給事中陳維春一本神奸黨倭賣

國華夷同憤動搖軍情發[發]□

明旨大干典憲伏乞

聖明速斷正法以快公論以收人心事項因贊畫

主事丁應泰誣奏朝解[鮮]通倭賊等情該團[圖]控辨

嗚冤情詞懇切伏蒙

聖鑒下廷臣會議舉朝文武群臣共謂朝鮮忠順

有年必無招倭自害之理該國辨晰明確應泰
昧心欺罔覆議上
請方候
聖斷忽接邸報見督臣邢玠撫臣萬世德各疏論
應泰奸狀已奉
旨下廷臣部科看議自有公論顧臣看詳前後章
疏見應泰罪重關係軍國而糾論官邪乃臣職
掌有不容緘默已者請為

皇上涑之夫應奏者令休寧貪賊巨萬失入人命至三十餘事乃以黃金打枝圓菜品結上官入京以金打作徽墨餽送津要夤緣選科被論降外比具不忠於

皇上久矣乃若黨和忌戰通倭賣

國則具貽禍

宗社死有餘辜臣請舉其大者歷數爲夫朝鮮棄稱忠順爲我

國家藩屏自受倭難以來
皇上費百萬糧餉發十萬士馬屢七年宵旰以極拯
救之豈輕擧而動遠畧哉誠
國家慮長久也乃應泰誣罔朝誘倭入犯招倭復
地當兩軍對壘勝負未決我方藉朝鮮與之犄
角以攻倭奴而應泰極力誣之使朝鮮懍懍危
懼無地自容自其意不欲朝鮮與同心協力共
圖滅賊反欲激朝鮮使怨恨而合於倭以攻我

也應泰祇幸東事敗壞以决其私而不顧

國家安危之大計致令朝鮮君臣士庶道國仇憤

其

國王之疏有云惟東事之幸完務壞諸人之成績

使軍情疑阻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益可知矣

其耆老軍民祝神之詞有云

天朝大奸丁應泰黨倭忌戰謟我

國王天下之罪人其在本

國則又不共戴天之讐也我百姓痛心切齒誓不
與此倭共生惟念
聖天子差遣之人隱忍接待以送神明有知亟降
誅罰無稗此賊生渡鴨綠江再汚
中國土地等語是應泰結和黨壞戰事棄屬國通
倭奴華夷之口的有明據具大罪一也近邢玠
所奏應泰將後所奏上五六疏未及三四疏刊
成刻帙傳播倭營將欲何為乎是明以

天
朝情形輸之於倭使倭奴堅必克之志起再遲
之謀復欲為將來兵連禍結之地其罪二也中
路喪師禍因彭信古營中失火而應泰為信古
同邑生死之交倭方堅壁而炮煙忽發倭即突
出水陸夾攻是非炮煙乃號煙耳信古為倭內應
應泰為信古主謀且庇護信古倡言實無失火
事體是明明為倭反間而敗我師其大罪一也
夫

皇上英斷堅持
天心助順鬪酋奪魄島寇退遁我師乘之大殲群
寇豈邢玠諸人之力哉乃
皇上之神武也方將
詔告天下震襲四夷而應泰妬功洩忿捏賄倭之
言語
天朝之恥夫昔之和者費數百萬而不能使一倭
之去今之戰者以五千金而遂使一倭之不留

且云得其末馬器物不可勝算何我之智而倭之愚也夫倭以贈去無容戰矣何復生擒正成等酋而我將鄧子龍等不免於陣亡是血戰之明驗乎應泰誣罔不待辯而明矣惟逞一己之私意不顧掩

皇上之威靈欺誑

朝廷妨誤軍國此大罪四也夫會同查勘業奉

明命矣即廷臣屢請撤回未得

諭旨乃應泰不待
詔旨委君命於草莽蒼黃奔走果何意哉蓋應泰
以剃眉割髮之慘結怨十萬我師以通倭指賊
之誣取恨朝鮮上下又以賂倭危言熒惑
天聽以捉閭將領危動軍情明欲變師徒使之潰
亂而已乃先避之也使變亂果成彼督撫者自
不免於禍即幸而未變彼復將何以阻勘抗
旨屢罪東事諸臣百方欺罔無非欲生事外藩貽

毒

中國是應泰之本情也其大罪五也夫周陛杜文

舉軍中壞事罪人撫按所舉發而究治者應泰

徑自放出卒之往來至將亡命數百欲盡帶入

關無復

王法其他拿書椽栲逼造册披索行李凌虐將官

使畢軍紀撓亂人心危疑幾激脫巾之禍為四

首哄其大罪六也夫應泰殘賊奸詭千態萬狀

不可擢髮數而此六者皆情狀昭昭干明條挑
法典至大極重不可赦之罪夫
國家誣告人謀反大逆有律洩漏罪情大事動搖
軍情致誤軍機者有律說謊轉換支吾有禁有
一於此罪不容誅而況兼之我
二祖列聖至我
皇上相傳三盡誰敢干越可自應泰一人而廢哉
嘗記魏武令曰昔不疑無兄而世人謂之盜嫂

伯魚三娶孤女而世人謂之搗婦翁王鳳招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

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所大羞夫魏武偏霸之主尚以不除四者為恥況我

皇上聖同堯舜明並二祖而肯屈法於變白為黑欺天罔

君之丁應泰乎臣以應泰不處則朝鮮通國之心

不安我兵十萬之衆不服舉
朝之公論不伸天下之巷議不息跋扈恣橫之臣
無所懲而
國之法律
憲典皆為空言無所用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應泰亟置於法仍渙綸音昭雪
朝鮮之誣慰安該國之衆具周陛杜文舉等各
該人犯原係撫按衙門理者仍行監軍御史提

閒究治如此則屬國以安軍情愈服薄海內外

煩頌

聖

天子德明德威超出尋常萬萬矣

職按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情歸非戰之功

也丁應泰以為邢玠等之賂倭科臣又以為

丁應泰之黨倭皆非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

亦可惜矣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薊遼總督邢玠一本監軍憲臣身故異域懇乞

聖慈破格卹錄以勵忠勤以光戰伐事准經理巡

撫萬世德會稿照得監軍御史陳效自去年十

一月初四日同科部二臣躬臨水陸二路查核

即次征進功罪後部覆奉有

明旨科臣止勘積山青山蔚山島山之功二十六

年九月以後功次俱監軍御史核勘科部二臣

遂以今年正月初九日先回王京陳致仍歷西
路及水寨查核新功點驗兵馬至二十六日始
回于時四路諸將以次撤回王京臣與督臣會
驗功次及譯審倭將倭從口詞已畢監軍仍細
加簡勘并聚瘞首骨以封京觀功冊候印發該
道造刻日具本相次奏
聞
至二月二十六日督臣及臣約於關王廟舉集
諸將士面議功次監軍先期出牌自發盟誓分

稟公論勿滋後言是日與督臣相次往拜臣至
稍晚日已就晡矣坐間敘尚訂翼日發至以完
大典夫何痰發痰作遂瀕危殆于時督臣邢玠
四路提督麻貴董一元劉綎陳璘海防監軍道
王士琦梁祖齡及各營路偏裨諸將俱至寓所
百方調治無奈受病已深精氣俱竭延至三鼓
竟不能蘇竊念本官久勞使旃遠先朝露一身
萬里童僕俱無異域他邦孤魂旅櫬六軍七萃

無不痛心道路驚聞潸然出涕臣等長號飲泣
相與飲聲且也
命使淪亡雅稱賢傑策勛有待飲至無期海外遐
方真為變事除臣未至時贊畫累疏拳致聞其
為抱公論每氣欲死臣不敢捨他人之口吻以
贊然以臣耳目經見蓋不敢無遺恨於同舟者
敢畧陳之方勘科徐觀瀾之至王京也日以大
公矢慎自許效與贊畫主事丁應泰朝夕往返

無不披露心腹無論督撫大將即營兵部卒皆獲有天日之望矣及偕行令勘種種異同麻責茅國器有功之臣也贊畫啖其指彈監軍脅不知狀四路倭蕩全勝之捷也贊畫後言論罪監軍據實報功剪髮剃眉監軍以為不然贊畫力主而必施其慘毒撤兵調將監軍以為誨冦贊畫乘機而竟鮮其長圍如奸犯周陛之出入二臣衙門監軍勸以失風憲之體勘科非不面信

贊畫一語便生同室之疑管識丘一復等之揑報陣亡監軍欲明分病故之條勘科非不謂公贊不從無奈寅恭之誼憤憤不得幾欲拳擊贊畫之肩手披贊畫之額監軍兩道勸解紛紛將歸王京欲明公議集中國之將吏藩部之君臣務採群情以昭輿論乃監軍之節甫至勘科之嚳遂馳扼腕推胷竟成濡越及贊畫勘科之疏相次潰

奏互相雷同效剳心刲腸剖其朋比氣恬臆懟恨
不懲血以叩
九閽廢食廢眠以朗披露對臣每語便至勃然且
曰信奸人之言附誤國之口若止坐我溺職猶
為宗社之休如使彼說得行必撤藩籬之固此
具小者也如文武將吏何如官軍十萬何幽念
所鍾展轉難白激抑之過遂致隕身賢勞未暴
於

宸衷綜核尚需於閫外齎志以殁良可痛傷等因
會稿到臣會同經理巡撫萬世德議照遼海巡
撫陳效選於庶遼僚特承
上簡既慷慨以憂國又督察以安邊矢心制敵之
機宜士卒皆為之鼓舞殫忠專征之功罪天日
共矢具降臨但以秉持正之不阿遂爾惡惡疾
邪之已甚一腔吐於奏章豈亡碎首之忠七尺
委之要荒真是裹屍之烈況萱堂無白家園有

倚閣之親繡斧澄清外國扳解車之嗣揆之人
理其何以堪查得往歲平倭及近討逆視師監
軍俱有陞蔭今陳效難險備嘗抵排沓至竟委
死異域以服官且
聖
斷東征群奸極力破壞非效東公持正人心必
至搖動一奸機宜將危
社
稷此其深勞顯伐當十倍往昔之賢似應特加
優異以慰忠魂死者有知必冥鼓勵氣以蕩妖

氛陰奮鬱靈以折朋黨其生承渥澤以背搆而
報
君者又可知已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陳玟
贈官贈謚厚賜世廕除朝鮮感激惠綏任彼立
祠崇報仍建祠鴨綠江口歲時致祭豈直褒加
臣節亦且揚勵國功矣
職按此疏似謂陳玟之死乃為丁應泰所迫

不勝憤懣以激

中朝之怒耳然御史氣呑郎署豈受應泰凌轢且

死哉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兵部都給事中宋一韓等一本滇事方殷粵寇
踵至懇乞
嚴勅當事亟行剪除以奠遐方事竊惟天下之患
莫不釀於積玩而發於忽突忽者似出於意料
之所不及玩者實習於法令之縱弛故
內庭之議論既與邊臣不相信孚邊臣之精神又
與將吏不相貫浹籠絡延日苟幸得代我自以

為邃廬人亦以我為逆旅邊境粗安便謂無傷
蜂蠆有毒誰則防之故今日所深可慮者在肩
荷地方之重員欲釋而不果釋也欲釋而不果
釋一旦地方有事得罪更重滇撫宜其及矣東
粵固亦有宜然者頃看詳督臣戴耀揭帖殊可
駭異欽州距交夷三百餘里非可一蹴至也水
陸設有防守官兵非乏備也賊由龍門港入焚
刼殺戮官民交惜經兩日復由龍門港出悠然

揚帆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是來不能遏堵狂鋒去不能邀緊歸路我實未嘗一矢相加賊已稇載而還矣嗟嗟粵東雖小亦為
天子扞禦一方者何至積弱如是尚可使鬧于鄰國乎郡守之守何土兵備之備何事游擊之擊何賊總兵之總何旅責地不同情罪無異宜矣乃若督臣亦有不得逭其責者莫氏之殘黨戮余之小醜耳勢已披猖至此未雨綢繆之策與

平日約束之念概可知矣是非積玩于數年忽發於一朝即假如黎維新都統之封不襲方物之貢不至其轄屬之縱橫又將何極方今初受安南之賞豈宜有此景象熟知夫前日之功乃開今日之罪也是非欲釋負而不果釋之患耶又有甚于此者澳夷盤據香山實繁有徒初與中國通市不過船舟於此數月而後乃僦處矣初僦猶居寄頓後市地創屋矣初猶草舍後乃樓

閣近且城居矣聞其積蓄甚富粟支十年招養
倭奴教習水戰彼固曰備紅毛夷也我亦曰彼
仰給我必不自絕於
中國此說似是而實非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
日若為無害異日者或需求太急或處置失宜
勢必不能自安於無事而貪利之武弁邀功之
臣又從而挑之將必有投袂而起者故目前易
撲滅者交夷後日難收拾者澳夷也職等為督

臣計但當急捕交以自贖其策無如責成黎維新內外夾攻不出數月而罪人可得欽民之憤可雪若設處灣澳夷為東南百年無事計似當責之後來非督臣懷刺畏譏之身所能結局也交賊既克聽自為裁定毋滋口語則可耳伏乞

敕下兵部行諭兩廣總督戴耀姑令刻期平賊並諭南安都統使黎維新擒獻真正渠帥不得慢令匿惡致稽

天

罰東南庶幾有寧日矣

職按天下之患釀於玩而發於急此疏之名言也兩廣撫臣與廣西撫臣各有分職而獨稱制府則以備交夷故重其兵權耳況今又益以澳夷哉第粵東之兵最稱衰弱且不能禦境內之大盜何論夷也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四川廵按孔貞一一本為土酋悖旨糾夷惡目
稱兵肆掠乞
賜嚴究以明國法以安地方事臣惟蜀地三面隣
夷松藩建昌間有警報日青成道鎮各官練兵
運餉已不能相安無事至東南逼近滇黔轄隣
土司
祖宗以來錫之衣冠授以茅土供我租賦聽我徵

調鮮有敢抗
命而衛行者向來永寧宣撫司土婦奢世續惡目
閣宗傅等爭印之故攻掠城堡殘害生靈該前
督臣王象乾據該司及各官印結謂奢崇明以
奢氏正枝襲替奢氏世職業經會題奉有
明旨切責世續獻印給與崇明掌管并行貴州撫
按責令安疆臣不許陰謀暗助再具不致縱容
阿附混冒甘結如再抗違據法叅處又案照先

奉都察院勘劉為土婦因辯搆殺禍延而衛軍
民等事准兵部咨該前四川按臣李時華題前
事又奉都察院勘劉為土婦讐殺禍及黔境等
事准兵部咨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前事本部
看議得統續二婦搆爭屯堡軍民殺虜數逾六
百燒燬動以千計刼掠不止萬餘道路幾於梗
塞議行兩省會勘責令奢世續將首惡閻宗傳
等獻出正罪賠償焚刼軍民財產釋放虜掠人

口仍將二婦分別正罪俱奉
欽依咨劄在卷臣等嚴行該道委官臨勘看得永
寧宣撫奢崇明准襲祖職幾經歲月奉
明旨勒限獻印又復年餘乃奢世續以一土酋豈
敢故執
王章良以政出鄰夷未由自主阿利謀襲水西陰
為協助背違獻印
明旨鼓夷大肆猖狂前川貴二撫臣題

請奉
旨責以三事一責獻印信以完局不許怙終自取
誅勦令則印入堯臣之手而深藏不出矣一責
獻首惡以正罪令首惡擄掠如故而殺傷者且
枕藉矣一責陪償殺擄人口燒燬房屋令不惟
不陪償而殺傷者焚燬者依舊矣
綸音日渙而惡目之心日肆土夷之勢日逞日尋
禍亂謀動干戈然則結局又當何日乎今急之

似不難誅釜魚中
天威而漏刃者且肆跳梁以撓
國法緩之則似縱嵎虎而食人肉而出匣柙者且鼓
群黨以驗內地惟是川中兵火之後閭閻困極
談兵色變即義民亦我赤子兵連必至動衆戰
合互有損傷若欲枯萬骨而收一卯之功似不
達於主客而闇於時勢也然跋扈難於久縱而
曲突亦當預防語云不見其形預察其影令已

見其影矣堯臣以水西之土舍欲胃鎮雄之世
職且率鎮雄之土民虜殺永寧一帶之營堡譽
順助逆禍亂不休日來且創新府鼓吹歡樂此
其心固叵測哉前督臣為土司貪奪無厭西南
隱禍可虞一疏不可謂非早見預防之策也除
防禦機宜責在撫臣聽撫臣另行奉
闕外臣謹將夷兵所搶擄殺焚燬情形並將領擒
獲功次據報具

題覆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將宣慰安疆臣土舍安堯臣助逆殺擄事情究問明白或從重議處以懲逆黨而消亂萌念內地瘡痍兵戈未可輕議姑令擒獻叛惡閻宗傳等並偽造撫印藏匿真印情由嚴究正罪務俾奸宄知有三尺而疆圉得以底定則地方幸甚

職按水西與奢崇明此時已有叛形不待今

日昝臣王象乾之疏可謂先見惜乎曲突徙

薪者之少也

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貴州巡撫張鶴鳴一本目擊

封疆利害敬陳一得之愚酌議川屬土府改隸黔

中以裨安壤事職竊惟夜郎牂牁犍為越嶲皆

古之西南夷也其地形錯繡于雲貴川湖四省

四省之土夷各有分隸

祖宗朝犬牙相制不為無意然而時異勢殊亦當

問其道理之遠近控制之便與不便控制便則

居重可馭輕控制不便則鞭長不及馬腹甚而跳梁跋扈禍亂生焉其勢不得不改而更張之則今日四川烏撒軍民府宜改隸黔中者是也

謹按

國初設立烏撒衛蓋欲控制烏撒土府因即其境內建治焉中惟一道官道四面皆彝衛所屯居齒相參皆彝地也惟屬之黔則便屬之蜀則不便臣請言其故烏撒四川敘州相去十七站一

千一百五十里道里遥遠不便一也蜀中僅設烏撒府同知一員除授未必即履任彈壓無人不便二也道里本在黔中站屬之黔驛屬之蜀錢糧不時給往來無以應則蜀之驛丞逃蜀之驛丞逃則黔之站官苦既欲當站又欲當驛不便三也然猶其小者也自土知府安雲龍物故之後爭官奪印日相仇殺者二十年夷人無主盗賊蜂起者二十年劫虜烏撒衛之軍丁燒殺

烏撒衛之屯堡者二十年剽掠行商西路道梗者二十年是爭官奪印者蜀中之土夷也而蹂躪者黔中之地方也糜爛者黔中之赤子也黔何不幸而罹此酷邪特其自相仇殺無可奈何蜀既久不能定黔亦隱忍不敢言耳今安致良新奉安揷法令未盡奉行夷人未盡樂業錢糧之在烏撒衛所站軍者尚多逋欠盜賊之刼搶軍屯商貨者尚未寧息總緣隣人之子隣父不

能制道臣雖奉兼轄狼子野心未肯聽命此其種種不便者也若改隸則黔中之地黔中便于控制一便也黔中之官有畢節道有迤西守備有衛有所彈壓不患無人二便也黔中驛遞黔中自任調停三便也錢糧責之安效良不敢不如期辦納四便也禁仇殺則仇殺可禁禁盜賊則盜賊可禁軍屯無遺遂炭道路可使廓清無所不便也又有一最便者爲撤衛之天橋哨兩

山之間介于夷漢有一鉛廠間產白金黔中缺
餉無可措處請于
内帑不得乞之川湖又不得既不能鬼運神輸惟
有立槁于枯魚之肆耳說者謂如雲南開廠故
事取天地自然之利歲可得兵餉若而金亦目
前一便計也臣猶有深慮焉
高皇帝命征南大將軍傅友德沐英藍玉等進取
雲南

親諭之曰
朕博覽輿圖得其阨塞取之計當自永先遣驍將
別出一軍向烏撒大將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
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大將軍傅友德奉
上
命率以成功則烏撒者乃滇蜀之咽喉寔要地
也況安致良之父安紹慶據沾益州當曲靖之
門戶致良據烏撒又扼滇蜀之咽喉兩雄並立
父子各據一方面又壤地相接無他郡縣土司

以閭隔之將來尾大不掉實可寒心嘉靖年中烏撒夷媚（媚 東方秘本作讒）奢勿謀叛賴撫臣徐問先事預防逆謀遂寢此非殷鑒耶犬羊叛服不常蜀中有遙制之名而無其實黔中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臣以為不如改隸黔中便也昔年議者欲改永寧宣撫隸黔然此近於川而遠黔也臣謂永寧屬蜀沾益屬滇烏撒中處改屬之黔則三方有鼎足之形三省成犄角之勢環四面而居者如

水西鎮雄東川烏蒙即有衡命首動尾應可以鞭箠使也又不獨控制一烏撒之安致良而已也臣查烏撒土府額該九千七百餘石免死糧輸納於黔中蜀中或無別項錢糧取給於烏撒烏撒同知可蜀可黔並可罷也驛丞之改屬特易易耳一二稅額自可扣除川餉抵此外絕無不便其不便或土知府安致良利於隸蜀之遠無人控制得以為所欲為此則狡夷之故智罔

政不宜聽之耳又查
國初洪武十五年為撤衛始隸貴州亦非其故也衛可改土府獨不可改乎至貴州普定等衛皆先隸四川而得改貴州者也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封疆者
皇上之封疆但當問其控制之便不便屬之此可也屬之彼可也臣子有何分別於其間哉臣奉
命撫黔業已二載凡地方之險易夷情之叛服與

夫物土之宜山澤之利可以少充兵餉少補時
艱者蓋嘗悉心咨詢而烏撒土府之應屬黔臣
尤籌之熟矣緣以事關西省蜀中撫按久缺而
黔按臣亦缺無可商酌故未具題今按臣楊鶴
巡案地方親歷彼中咨訪利害聞見真確蓋此
一役也可以制狡夷之跳梁可以濟貧黔之兵
餉地方大利大害實在於此況又有益於黔無
損于蜀該臣會同 按臣 楊鶴合詞

上請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行兩省撫按覆議

上請施行

職按川屬土府改隸黔中兵法所謂勢險節

短犄角聯屬得黔事之肯綮矣計不出此而

討苗討安日尋於干戈川原厭人之肉山谷

流人之血西南半壁屢

宵旰之憂居中調度者何人哉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兵科右給事中呂邦耀一本土司惡形漸彰勢難姑息乞

聖明責成黔省撫臣以全

國體以拯民生事職辦事該科接得川貴總督今丁憂王象乾揭帖大率欽安疆臣貪横之形為西南隱伏之禍其心甚苦其慮甚長夫疆臣之罪惡自明衆議之紛紜不一或曰土夷常性不

必深求或曰曾助
朝廷須為曲貸或曰瘡痍未復宜以撫恤為先或
曰叛逆未形何必預開釁隙豈不中夫時勢合
於人情但馭夷無定形須視叛服之狀當機無
定向須酌彼我之權如藉安氏之力而
朝廷之權有以制之也則安氏為
朝廷所用不難以撫綏之亦不難以羈縻之而柔
服之道自得如藉安氏之力而

朝廷之權無以制之也則安氏不為
朝廷所用不難以侮慢我亦不難以抗衡我而叛
逆之情必彰今觀其冐襲府官矣殺擄男婦矣
又并吞五司矣且攻圍內地郡邑矣此其情為
服乎為叛乎此其權為
朝廷用乎不為
朝廷用乎若其過為姑息任彼猖狂
朝廷慕字小之虛名而不顧五司之被掠疆臣挾

五司之合己而自恃
朝廷之必容五司以無援而附於疆臣則輔車之
唇齒交深愈厚其毒華人以啗利而甘為嚮導
則巫臣中行之屬群逞其謀獷性難馴狼心未
已楊酋往年之覆轍必將復尋播地昔日之兵
殘又將再見揆諸形勢何可不防若其無他防
之何害若其有變防之為瘵稍示裁抑保而全
之督臣之謀良為有見而抑之之道亦難言矣

大抵身在事外者僅見其緩急之形身在事中

者兼備夫籌畫之畧不習其情者急之或起外

釁緩之或長戎心久習其情者緩之則可以量

用柔急之則可以量用伐以疆臣之久於黔也

富貴於黔也擅生殺於黔也制其死命以裁抑

之者莫過於貴州撫臣而撫臣郭子章則大有

可議者子章柔鄙陰邪全無風力貪婪寬縱鑽

刺通神賄首兵到貴州省下子章日夜涕泣寢

食俱廢疆臣給與全字雙鈴小紅旗一面為記令其藏於撫院衙後李指揮家得以安然無恙曾受其活命之恩疆臣餽送子章凡遇生辰年節金銀臺盞珠寶每次不下六百餘金皆借别衙門文書封送毫無所虛又受其暮夜之贈疆臣利子章之易與而厚餌之以遂其貪子章利疆臣之私交而故縱之以逞其惡與援中外俱納贈遺之資橫肆蜀黔俱被殺刼之慘傳聞道

路嘖有煩言蓄冠養奸莫此為甚為今之計莫
若一意責成子章令其相宜處置盖與之習則
可以得其情得其情則可以揣其計揣其計則可
以用其權或感以
聖恩之不可忘或曉之以
國法之不容赦或訪其孰為附疆臣者而間之以
携其黨或體其孰為撼疆臣者而詰之以固其
心緩急並施恩威互用不惟上全

國體亦可下息人言如疆臣服罪輸情悔禍安靜
則與之交者駕馭之術也而節鉞之任堪居如
疆臣跳梁跋扈玩法生心則與之交者釀亂之
根也而法綱之加難追
朝廷威令所係西南治亂攸關是在
聖吉一垂念間耳伏乞
睿覽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國體幸甚

職按水西之役郭子章得安疆臣假道之力故楊應龍授首而事平之後稍有寬假一以酬功一以全信耳即疎於謀不得以罥賄黠也